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新史

张恨水◎著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春明新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新史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明新史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7-5205-0026-5

I. ①春…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543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6.75 字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贛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

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

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过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

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魑魅世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

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人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

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

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自序

予作《春明外史》将毕，钱芥尘先生适创《新民晚报》于沈阳，遂以逐日发表之小说相嘱，且代为定题曰《春明新史》。予笑曰：先生之命固不敢违，而《新史》则仆又无可着笔。可奈何？盖《外史》主人杨杏园，将行了结其浮生之梦，世无续命汤，仆不能作返魂记也。芥尘先生曰：子毋然，既曰新，自非续。既非续，又何妨另起炉灶乎？子且思之。予细味芥尘先生之言，恍然有得，遂如填曲家之谱尾声，而果以《新史》刊《新民晚报》。尾声者，词家曰：辞以媚之也。《外史》如春日，此则如天末斜阳；《外史》如歌曲，此则如弦外余音；《外史》如全本故事，此则一幕喜剧。《新史》原不必与《外史》有关，然实如诗家之斗韵，前意未尽，更作一首，又不尽与前无关也。书刊《新晚》在苒二年，芥尘先生南旋，赵雨时先生继而主持是报，更发挥而光大之，予亦借附骥尾，更多与读者结文字之缘。文实不佳，其遭逢时会，则可喜也。今夏书刊毕，雨时先生以发单行本函商。予欣与读者能做较久之默契也，亦自妄其陋，遂穷三日夜之力，检点全篇，删润而后付梓。此生文债之一，算又告一段矣。

张恨水序于旧都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1
自序		1
楔 子	深巷卖花来村人人幕 高轩驰马到羽士登龙	1
第一回	儿女英雄多情甘做妾 美人名士得意共参军	10
第二回	一幕血花曲中人不见 半窗日影客散鸟还来	24
第三回	门有贵人车花登上第 市成君子国纸做洪灾	46
第四回	巨博掷千金为人做嫁 豪歌收八美与客同欢	70
第五回	血肉横飞凯旋犹痛哭 晨星寥落朝会更高歌	90
第六回	点铁成全泥云三月别 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	117
第七回	力疾从公媒翁中夜起 知新温故娇妾对门居	151

第八回	灯下看花屠沽成上客 伶门伴食笔墨负骚人	176
第九回	解道镜中花挥金似土 可怜闺里月吊影销魂	197
第十回	衔列白幡前鬼添新爵 券焚红烛下客遁空门	224

深巷卖花来村人人幕 高轩驰马到羽士登龙

却说北京地方，历代在这里建都，是整千年来的政治中心点。凡是要做官的人，要想发展，总得到北京来活动活动。至于原住在北京的人，更不用提，十家倒有九家和官字儿发生关系。做官的人，是挣钱不卖力的，办事以外，寻乐儿的时候有的是。所以北京人说：人生在世，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老三点儿。因为北京人的人生观是老三点儿，由需要有了供给，花天酒地、声色歌舞之场甲于华北。而且寻乐儿的，多一半是做政治生活的，往往多社会趣谈、风流佳话，都做了政治背景。所以北京的繁华世界，和别处城市不同，望大说一点儿，和内政外交、国家安危都有密切的关系。

要证明这一件事却也不难，只问一问卖花的快嘴刘便能知道。

这快嘴刘是北京广安门外丰台镇的人。说起丰台镇，这是到华北的人首先要知道的一个好地方。在前清时候，铁路未通，交通不便，那里就成了很有名的市镇。因为它那地方，周围有十几里地的面积全是花圃，专种春夏秋冬四季的花草盆景，送到北京城里去卖。最出名的是芍药，一种就是几顷田。在前清时候，三四月里，芍药烂开，北京城里的人坐着骡车，带着酒食，特意到丰台去赏花。春风陌上，鞭丝帽影，却也不减现在中央公园、北海公园这一番热闹。到了后来铁路成功，京汉京绥京津三条路把丰台当作联络点，就越发地热闹起来。种花的人借着铁路便利，把花还运到天津去卖，所以丰台花业也就格外振兴。吃这项饭的人，由前清到现在，并不见得减少。快嘴刘他就祖孙三代以此为

业，不过他自己的园地很小，不能种整顷的花，只是随时凑些零碎盆景，自己挑到北京去卖。

有一年夏天，正是时局变化之后，北京关了几天的城门。快嘴刘不能进城，预备着几盆很好的千叶石榴和早开的珊瑚晚香玉，打算送到一家大宅门儿去卖的，现在都开得有成八成光景了，真是可惜。好不容易开城的消息传到了丰台，次日一早，趁着东方刚发亮，便把花来收拾好了，满满地挑着一担，趁着太阳没有出土，天气凉快，就赶快进城来。

他这半年以来都是向西四大街铁宅送花，那家家主是个将军，住的房子是旧贝勒府，里面地方很大，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收买鲜花。管园子的花儿匠老李和快嘴刘是老朋友，价钱给得挺多，所以快嘴刘进了城，一直就奔西四牌楼。

走到铁宅门口，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那两扇朱漆大红门紧紧地闭住，门外一道绿漆铁栅栏也完全关起来了。这栅栏里，原来站着五个卫兵，四个人拿着步枪，一个人挂着盒子炮，今天也忽然不见了。

快嘴刘几天没有进钱，打算一进城，就捞个一块两块。现在一看这种情形，这铁将军许是搬了家了。把担子歇在大门口，发了一会儿呆，因为这里斜对门有一家小理发馆，便一掀帘子进去，笑道：“掌柜的，辛苦。我这儿和您打听一件事。”这理发馆里只有一个掌柜的、一个伙计，正闲着没事，伙计手上捧着一张一尺来见方的《群强报》在那里看哑巴老妈的京话小说。伙计念一句，掌柜的听一句。当时看见有人进门以为主顾到了，脸上一转笑容，“您来啦”三个字刚要出口，见人家先道上了“辛苦”，这不是买卖，就向快嘴刘白瞪四只眼。伙计问道：“什么事？”快嘴刘道：“这对门铁家约了我送花来的，现在忽然关上门了，怎么回事？”伙计道：“他还在北京待着吗？那就别想要脑袋了。你不知道吗？他的军队打败了，他逃走了。”快嘴刘道：“不是说他有十几万兵吗？里面还有鬼子兵呢！怎么着？全打败了。”伙计道：“鬼子兵怎么着？咱们……”

正说到这里，理发的进来了。伙计上前张罗生意，快嘴刘只得道了一声“劳驾”退了出去。他问不到个究竟，也没法子去找老李，就只好挑着花担子，满街吆唤着卖。

这个时候，北京城里秩序刚刚恢复，住家的人家当先买油盐柴米，

谁会来买花？因是快嘴刘在西北城转了半天，还没有开张，看看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上。自己还是天亮的时候在家里吃了半斤冷锅饼进城的，现在肚子里大闹饥荒，又没有钱买吃的，心里是非常焦急。走来走去，走到一大家宅门儿门口，那门口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台阶，一排长着五棵大槐树，槐树荫底下，歇着一挑卖豆汁的担子。快嘴刘在身上一掏，还有一个大子儿，就把担子歇下，买了一个大子儿豆汁儿，坐在台阶上喝。豆汁儿喝到一半，忽然有一个人说道：“这一担花都很新鲜，是谁的？”

快嘴刘看时，一个穿绸长衫的人绕着花担子，观了又看。快嘴刘放下豆汁碗，连说道：“先生，您买花？是我的。你瞧这四盆千叶石榴，真好，留下吧！”那人便问道：“要多少钱哩？”快嘴刘一听他是南方口音，便道：“先生您要留下这四盆，好办，您就给三块六毛钱。一盆花，合不到一块钱，贱不贱？”

那人听说，正要还价，门里头又走出一个人，连忙说道：“李先生，李先生，你别听他说，北京卖花的，谎顶大。”快嘴刘看时却是一个听差的模样。他道：“大哥，这是我讲的价钱，你看值多少钱，您就给多少钱。”那听差道：“这四盆花你要多少钱？”快嘴刘用手轻轻地托着花朵，说道：“你瞧，这花起多大的蕾子！这上头骨朵儿有的是，包管能开两个月。我说四盆在一处算，只要三块六毛钱，这不算多吧？”那听差道：“三块六毛钱？三毛六分钱差不多。”快嘴刘道：“你就还三毛六分钱，我亦不能嫌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十倍的谎。”那听差道：“您要卖的话，干脆给你一毛钱一盆。”

那李先生是个初到北京来的人，哪里知道北京的事，觉得听差这价还得太少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转身就要进去。快嘴刘嚷道：“先生，先生，我还让您一个价钱，您给两块五毛钱怎么样？”那听差说道：“别废话了，你以为我们这买花是买古董呢。”快嘴刘道：“好，我再让您一个价钱，您给五毛钱一盆，怎么样？”

李先生复转回身来，笑道：“你这人做生意，是不大老实。不过五分钟工夫，你自己就快落下一半的价钱。你们说的价钱谁还敢相信？”快嘴刘笑道：“先生，卖花的人就这么一回事。您这儿老买花，还有什么不知道？我现在干干净净，只要一块二毛钱，贪您下回一个主顾，您

瞧怎么着？”

李先生原不知道花的价钱，因为他落价落得太厉害了，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他的话，便笑着只摇了一摇头。快嘴刘道：“我再凑乎您一点儿，您给两毛钱一盆吧。”听差道：“你说了半天，四盆花，给你五毛钱得了。”快嘴刘道：“大哥，我越凑乎你越要便宜，我不卖了。”说毕，挑起担子就跑了。

约莫走有几家门首，脚步慢下来，又走了几步，索性停止了，好像想着什么似的，于是赶快回头，挑了过来说道：“我还没吃饭，凑乎几个钱，买一顿窝窝头吃。好，我卖给你了。”于是将担子歇下，将花一阵风似的拿了下來，说道：“先生，放那儿搬了去吧。”说时俯着身躯，就捧着花盆要向大门里送。李先生笑道：“我向来听见人说，北京人做生意，又和气，又老实，据卖花的看起来，情形大不相同。”

快嘴刘听了这句话，忍不住不来申辩。于是放下花盆，站起来，伸着两手就像托了什么东西似的，向上一托，又向下一放，笑道：“先生，你别怪我说谎，北京卖花的，向来就是蒙市。可是会买花的主顾，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谎也是白谎。有些买花的，早上不要，到了下午，老远听见卖花的一吆唤，就向大门口儿一站。卖花的来了，因话答话地问着价钱，一块钱的花，五毛钱准可买下来。”

李先生道：“那是什么道理？”快嘴刘道：“这话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们都是丰台人，老远地挑了来，不能老远地又挑了回去。到了下午，我们要出城回家，给钱就卖，反正花是不要多大本钱的，就卖的是人工。到了下午，捞一个是一个，不比白来一趟强吗？先生明天您试一试，您瞧我这话准灵。”李先生笑道：“你这人说话倒也老实。”快嘴刘道：“嘿！我就叫快嘴刘嘛。”李先生一面说话，一面引他把花搬进来。

快嘴刘转进重门，只见一个太湖石大假山迎面而起，上面挂着许多爬壁虎牵牛花。转过假山，一片大院子，中间隔着卍字走廊。院子里的草长着有一尺来深，草里摆着许多盆景，只有大半截花秆儿在外面，花盆子都被草掩着看不见了。草里的小蚂蚱儿，映着日光，在草头上飞起飞落。东犄角上一个葡萄架也就东倒西歪，不成个样子。葡萄藤儿拖着整堆的叶子，大半截躺在草里。葡萄架过去，有一个月亮门。老远地望去，门里头绿荫荫的，大概里面院子也是栽满了树木。